

《一只绣花鞋》续篇

张宝瑞◎著

粉红色的脚

作家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序

夜深了，河面上冉冉升腾的雾气，弥漫开来，像一大片若隐若现的轻纱，裹住了苍翠的林木，裹住了绰绰约约的青瓦房，也裹住了广袤的原野。

河水缓缓地向东流去，遇到沟沟坎坎曲曲折折，发出更大的声响。

义乌的深秋，有梦一般的深邃。

侦察员龙飞从田野上散步归来，推开了一扇漆黑的院门，古老高大的梧桐树叶在这扇门上投下斑驳的阴影。

龙飞绕过院内中央的古井，向北厢房走去，房门半掩，屋内黑暗。

他早已习惯了这种黑暗，不愿开灯惊扰这黑暗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北厢房，一股潮湿的味道扑鼻而来。

中屋是客厅，墙上挂着一幅落款徐渭的残竹古画，年代已经久远，泛黄的画面上沾有油渍。风卷残竹，叶黄干枯，歪向一边，右上端题有两句行书小诗：饱经春夏秋冬雨，任凭东西南北风。

正中有个八仙桌，两侧有椅，皆是紫檀木的质地，泛着紫色的光泽。左侧是卧房，右侧是书屋。

卧房内有一老式雕花双人木床，雕有精细牡丹藤箩，床侧有一方桌，桌上有一暗蓝色鼓腹花瓶，瓶内插有一束墨菊。床的左侧有一窗户，半开，任夜风徐徐而进；左侧有一花纹厚布窗帘，在风中飒飒而飘。

方桌的上方有一幅黑石国画，画面上通天山墨，密不透风，乱树掩映其中，右上端亦有一题款：旷如无天，密如无地。

龙飞已然困倦，倚住床头，深思熟虑。

他来到浙江义乌市郊区这座祖传老宅已经有二十多天了。

不久前他奉命在台湾侦察国民党海军潜艇的情况，在台湾爱国少女阿娇的帮助下，登上国民党海军王牌潜艇“飞鹰”号，后在阿娇的掩护下登上救生艇脱逃。那位年轻秀丽的台湾姑娘阿娇引爆炸弹与“飞鹰”号潜艇同归于尽。龙飞驾驶救生艇在海中漂泊多天，终于遇到我

海军巡逻艇，抵达大陆，胜利完成任务。组织上考虑他工作艰辛身体疲惫，于是让他回故乡度假歇息一段时间。

龙飞的祖父是清朝的进士，也是著名的诗人和诗社领袖，祖母是当时两江总督的女儿。祖父祖籍浙江省义乌市。龙飞的父亲龙飞翔在上海上大学时，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事学生运动，主办一个进步文学刊物。龙飞的母亲白莺晓是龙飞翔的同班同学，受龙飞翔的影响，在这个文学刊物当编辑；以后经龙飞翔的介绍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白莺晓是浙江绍兴人，父亲是南洋富商，曾赞助过孙中山主办的兴中会。龙飞翔生得英俊潇洒，仪表堂堂；白莺晓生得小巧玲珑，洁白如玉，两个人真是天生的一对才子佳人。蒋介石背叛革命后，两个人奉党的指示，转到浙江、安徽从事地下斗争。以后秘密结婚，不久生下龙飞。他们把龙飞放在浙江义乌祖母处养育。龙飞翔当时担任中共华东地区党的负责人，白莺晓负责与党的秘密交通站的联络工作，同时兼管这一地区的妇女工作。由于原中共组织部长顾顺章的叛变，龙飞翔和白莺晓在出席上海党的一次秘密会议时，双双被捕。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里，两个人虽经严刑拷打，坚贞不屈。最后蒋介石亲自下令将两人处死。刽子手将龙飞翔绑在一个大木板上，将他活活钉死，临死前他放声大笑，高唱《国际歌》；白莺晓则被扒光衣服捆绑后，投进了黄浦江。

龙飞不愿提及这些往事，一想起此事，便伤心不已。对于爸爸、妈妈，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印象，因为那时他年龄尚小，后来中共特科处决了叛徒，为爸爸妈妈报了仇。龙飞在祖母处长大，义乌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南京的中央大学新闻系。在上高中时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从事学生运动。在中央大学新闻系学习期间，一直受当时南京地下党负责人柯原领导，从事学生运动并负责搜集情报。

妈妈牺牲十年后，祖母也去世了。以后龙飞随姑姑在这座老宅生活。抗战胜利后，姑姑改嫁一个富商，出国开创新的生活，这时龙飞也已长大成人了。

姑姑改嫁富商到印度尼西亚以后，她的一个儿子一直居住此处，这个青年大学毕业后到印尼探母一去不复返，这座老宅便空闲下来；由于长期无人居住，又无人打扫，这里夜半经常听到有神秘女人的叹息声、咳嗽声、哭泣声、笑声，有时还有光亮，于是附近的乡亲都把这老宅称为鬼宅。

龙飞一个月前来到此处，精心打扫一番，扫出的尘土就有两车，还有不少落叶残枝，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，只是在后院的乱石堆里窜出一窝黄鼠狼，连老带少，有七八只。

这座老宅的房后是一片稻田，稻田倚着一片杂树林；走进杂树林，便是龙家的老坟地，这里埋葬着龙家世世代代上百口人，坟地毗邻如黛的群山。

深秋的风，凉爽透骨，卷带着湿叶的气息。

龙飞喜欢闻这气息，小时候他和祖母在这里度过了令人难忘的时光。白发苍苍的祖母倚着那棵古老的梧桐树，给龙飞讲了许多刻骨铭心的故事，其中有掘地见母、完璧归赵、闻鸡起舞、岳母刺字、悬梁刺骨等故事。有一则故事牢记在龙飞的心底：

有一个富翁，年轻时家里很穷，他的父母都是农民，他从小就生存在饥饿和窘迫之中。节日的花衣服、喜庆的爆竹、父母的呵护，这些本该属于孩子的专利，都与他无缘。

最令他难忘并终生感恩的是小伙伴对他无私、真诚的帮助和呵护。只要小伙伴手里有两块糖果，那肯定有他的一半。在贫穷和饥饿之中，还会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东西呢？

一眨眼三十年就过去了。在这一段时间里，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变了模样。此时，富翁步入中年。外出闯荡的他奔波劳碌、摸爬滚打，算计别人，也被别人算计，富翁一路风尘地走过来了，成为一个稳健、精明、魅力非凡的男人。一天，少小离家的他动了回乡之念，于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，富翁回到了家乡。当日，他走遍全村，感谢人们这些年对父母的照顾，并每家送了一份礼物。夜里，富翁在自家的堂屋里摆桌请宴，赴宴者多是从小光着屁股一块儿长大的中年人。

按那里的风俗，赴宴者都要带点礼物表示谢意。大家来的时候，都带着礼物，有的还很丰富。富翁请大家带回，当然，还有自己馈赠的礼物。

正在大家热热闹闹布菜斟酒的时候，门开了，一个儿时旧友走进来。他的手里提着一瓶酒，连声说："对不起了。"

大家都知道这个朋友日子过得很艰难。富翁起身接过朋友提来的酒，请他在身边的座位上坐下，朋友的眼里闪过几丝不易察觉的慌乱。

富翁亲自把盏，他举着手里的酒瓶，说："今天，我们就先喝这一瓶，如何？"他一饮而尽。

"味道怎么样？"富翁问，所有赴宴者都面面相觑，默不作声。旧友更是面红耳赤，低下了头。

富翁瞧了一眼全场，沉吟片刻，慢慢地说："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地方，喝过各种各样的酒，但是，没有一种酒比这酒更好喝，更有味道，更让我感动……"说着，站起来，拿起酒瓶，又一次一一给大家斟酒，"来，再干一杯！"

喝完之后，富翁的眼睛湿润了，朋友也情难自抑，流泪了。

他们喝的根本不是酒，只是一瓶水而已！

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感人的场面吗？还有比这更宝贵的东西吗？朋友不以贫穷自卑，提一瓶水也要去看儿时的朋友。富翁不忘旧情，不以为忤，反而大受感动，情不自禁，以至流泪，这瓶"水酒"含着重如泰山、穿越世俗的真情。

龙飞忽觉眼前的窗帘动了一动，他凝眸望去，只见在窗帘连着地面之处，皎皎月下，露出一只粉红色的脚！

他大吃一惊，忽地下地。

只见窗帘飘动，一个矫健的身影从窗口跃了出去……

龙飞也窜出窗口，窜出院墙。

茫茫原野，哪里还有什么人影。

看这身影，是个年轻的女人。

龙飞望着苍茫的夜色，怅然若失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第一章 将军归来 1
第二章 巴豆惊险 21
第三章 教堂幽灵 45
第四章 一双假肢 71
第五章 黑旗事件 105
第六章 香山遇险 126
第七章 谁是凶手 158
第八章 谍星飞逝 181

第一章 将军归来

龙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

这是一个凄清的秋夜，秋虫的鸣叫划破了乂乌沉寂的夜空，刚刚见过那只粉红色的脚的龙飞怎么能入睡呢？

梅花党肯定是知道了我的行踪，不然他们的动作怎么这么神速，猫闻着腥味就赶来了。

这说明我们的队伍里有内奸。

来者不善，是什么人呢？

白薇，这个梅花党大陆潜伏组织的女魔头，自从1963年在北京西山跳崖后，又神奇般地复活，以后又出现在秦淮河畔，指挥策划刺杀毛泽东主席的阴谋行动；行动失败后，又在人间“蒸发”了。这个南京中央大学新闻系的同桌同学，那双深情依依的大眼睛，婷婷玉立的身姿，嫣然一笑的神态，怎么也不会让人想到她是梅花党的女特务。那段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，在龙飞的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，曾经遗下许多痛苦的回忆。他不禁想起前苏联作家奥夫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，保尔·柯察金与林务官的女儿冬妮亚的一段交往。工人家庭出身的保尔曾救过冬妮亚，与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相识，并有了感情。当他们分手时，冬妮亚怅然地望着如血的夕阳，感慨地说：“保尔，难道我们的爱情就像这将要落山的夕阳……”保尔听了，默然无语。过了几年，为了修铁路，保尔出现在冰天雪地的铁道上，一列火车停了下来，冬妮亚和他新婚的银行家丈夫走下车。身穿裘皮大衣的冬妮亚惊奇地打量着衣衫褴褛的保尔说：“你能不能找到比这修铁路更好的差使，我还以为你已混成什么委员了呢？”保尔对她彻底绝望了。不同的政治信仰和人生理念，使两个曾经初恋的伙伴背道而驰。

来者是黄妃吗？这个梅花党副主席黄飞虎的小女儿，是活跃在东南亚的梅花党联络员，她的公开身份是香港某报记者，背景十分复杂，与美国中央情报局、英国情报部门都有联系。这个交际花是梅花党黄系的重要骨干，人生得冰清玉洁，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煞星。

这时，不远处传来轿车的引擎声，在飒飒的秋风中，引擎声忽远忽近，忽明忽暗。这引起了龙飞的警觉。他下了床，走出房屋，走出院落，朝那声音寻觅而去。

穿过一片小树林，来到了龙家墓地，一辆小轿车消失在乡间土路上。

这么晚了，这辆小轿车出现在江南小镇，让人生疑。

龙飞在墓地里徘徊了一阵儿，忽然发现有一小堆新土；他走到那堆新土前，伸手摸了一把，凑到鼻前。一股清凉潮湿的乡土气息扑鼻而来。

他的目光停留在坟上的一个黑洞处。

这座坟是龙飞的曾祖的，这位祖先曾是清朝的进士，两江总督。

有人掘了他的坟。

可是这个洞口很小，只有半尺宽，一个人根本进不去；如果是盗墓贼，他由此进不了坟墓，因而这个小洞是用一种极其特殊的器械挖掘的。

龙飞凑到这个洞口前，把脸贴近洞口。

一股难闻的气味冲了上来，呛了他一个跟头，这气味好像是从腐烂之处冒上来的，是一股从来没有闻过的气味。

龙飞呆呆地立在坟前，环顾着苍茫的夜色之中那一个个坟头；蓦地，一个念头闪电般进入他的脑海。

敌特在挖我的祖坟，破我家的风水，想置我于死地。

想到这里，龙飞不禁笑了。

龙飞的心神逐渐安定下来，目光也从远处落在曾祖的坟前。这时，他的眼睛陡然一亮，发现坟前的蒿草里有一个亮闪闪的东西。

他快步走过去，弯腰拾起了这件东西。

原来是一只绣花鞋。

一只镶有金色梅花的绣花鞋。

县里来人了。

县公安局长亲自驾驶警车来接龙飞，说是北京方面来了紧急指示，用最快的速度把他接到杭州机场，乘飞机返回北京。

7月20日，前国民党上将李正人先生和他的夫人郭爱菊女士，从海外归来，上午乘专机抵达北京。

李正人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方针政策的真诚感召下，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准备，他在晚年作出了一生中最明智的抉择，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

由于周恩来的耐心工作，统一了民主人士的不同认识。有的人感慨地说：无论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，还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，被推翻的统治者不是被送上断头台，就是被送上绞刑架，只有在新中国才出现了这样的奇迹。

为确保李正人将军归国途中的安全，周恩来特意指示中国驻某国大使护送李正人将军等乘机回国。

7月中旬的一天深夜，李正人将军一行登上一架飞机。

就在这天夜里，周恩来在上海接到情报：台湾方面已获悉李正人将军回国的消息，在中国某边境地区布置了截击机，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李正人的座机。周恩来彻夜未眠，静候在电话机旁。当接到报告说，李正人将军乘坐的飞机已平安进入我国境内后，他才上床休息。

7月18日，一架波音720客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徐徐降落。机舱门打开后，李正人将军眼含热泪走下飞机。早已在此等候的一位我国领导人笑容满面地迎上去，热情真诚地握住李正人将军的手，亲切地说："你回来了，我们欢迎你。"

7月20日，李正人夫妇到达北京。李正人将军在机场发表声明：多年来美国始终欲将台湾据为己有，阴谋诡计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台湾是中国的领土，绝不容美国霸占。台湾与大陆统一，纯属中国内政，绝不容美国插手。留台的国民党人要团结抗美、一致对外，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贡献。

当晚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李正人先生和夫人。李正人将军在宴会上讲话说："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咎既往，欢迎我

回到祖国，这种宽大精神，更使我感动。我已经回到家里了，多年阔别家园，一旦重返乡邦，看到江山如山多娇，城乡面貌焕然一新，象征着祖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伟大灿烂的时代。”

7月27日，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住所接见李正人夫妇。毛主席说：你们回来，很好，欢迎你们。李正人对毛泽东说，在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祖国，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。毛泽东说，跑到海外的，凡是愿意回来，我们都欢迎；他们回来，我们都以礼相待。

李正人先生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。毛泽东说，不要急，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，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。

原国民党上将李正人先生毅然脱离台湾的控制归国定居的消息，像一颗重型炸弹在台北炸开了。

台北市郊梅花党总部乱成一团，上午，梅花党头子白敬斋召集黄飞虎等人开会，他大发雷霆，吼道：“怎么让这老家伙溜了回去，我们的工作成绩眼看要付诸东流了！”

黄飞虎道：“这个老家伙是从瑞士溜走的。飞虎队以为他上厕所去了，谁知他跳窗户逃了。”

白敬斋不悦地说：“老头子发了脾气，大骂娘希匹呢！”

黄飞虎阴沉着脸，缓缓道：“能不能派人干掉他？”

白敬斋狡黠地一笑：“这个，我自有安排……”

当晚，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庄别墅召见白敬斋。

蒋介石恨恨地说：“我们的飞行员都是饭桶，在边境没有截到李正人的座机！娘希匹！”

白敬斋小声地说：“美国的情报部门也没有网住这个老鬼。”

蒋介石踱着步，忽然停下来，说：“那就在大陆干掉他！要不惜一切代价。”

白敬斋阴险地冷笑着，“总统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他早晚要成为一具绿色的尸体……”

白敬斋说到这里，眼睛里忽然露出一丝光亮。

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，白敬斋发现一本不平凡的书，书名曰《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》，作者是毛泽东。

蒋介石看到白敬斋的神情，说："敬斋，过去我们在进攻中虽然占领了许多城市，却要处处设防，尤其是建立重要基地更须置重兵据守，每一处至少布置了一个团以上的兵力。我们的兵力就这样被动并且都成了不能机动使用的'呆兵'，而共军则能随时集中主力部队，采取主动，积极活动，伺机突袭，将我各个击破。我们初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军打倒，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！第一，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，因之予对手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。第二，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，而以夺取为目的。第三，丧失了革命的党德，不能尽其能力，贡献于革命大业。第四，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，不知道民族道德力量的伟大。"

蒋介石说到这里，干咳了几声，接着说："我们的高级将领们有七大缺点：一、本位主义；二、包办主义；三、大而无当，粗制滥造；四、含糊笼统；五、因循苟且，得过且过；六、迟疑犹豫，徘徊却顾；七、主观自大，故步自封。党内不能团结一致，同志之间，派系分歧，利害磨擦，违反党纪，败坏党德；党变成一片散沙，最后共党乘机一击，遂致全盘瓦解，彻底崩溃。因此要：一、虚心接受在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；二、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，彻底改造党，鞠躬尽瘁，争取最后胜利。"

白敬斋连声说："总统英明！总统英明！"

蒋介石颓丧地往沙发上一靠，说："英明什么？要是英明，我就不致于躲到这个小岛啃甘蔗了……"

蒋介石望着茶几上的景泰蓝花瓶，瓶内摇曳着一束梅花，他似乎沉入一种新的意境之中，意味深长地吟道："山边幽谷水边村，曾被疏花断客魂。就恨东风无意思，更吹烟雨暗黄昏。"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这时，身穿宝蓝色旗袍的宋美龄端着一杯热牛奶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。她关切地望了望困顿疲惫的蒋介石，对白敬斋说："敬斋，你先回去吧，总裁听说李正人这老狐狸去了大陆，心情不好……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白敬斋点点头，退了出去。

晚上，白敬斋心情烦躁，一个人在客厅闷坐，他驱走女佣，关了台灯，静静地倚在沙发上。窗户半开，庭院里梅树泛出的幽香浸入客厅，弥漫在屋里，一阵阵袭入他的鼻孔，但是他哪里有心绪顾及这梅花的幽香呢。

他随蒋介石来台湾已有十六个年头了，花开花落，世事沧桑，原本指望朝鲜战争爆发，中共席卷之中，美国对中共宣战，台湾借助美军力量，重返大陆，可是没想到却打了一个平手，朝鲜三八线议和，战争平息，反攻大陆成为泡影。在蒋介石的授意下，他在十七年前创立了梅花党，从大陆撤退前埋下了一些“定时炸弹”，本想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可是却连连失利。1959 年在北京的一列西去列车上，他布置杀手围追堵截中共核武器专家小组的四名专家，却损兵折将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1963 年他派人截获中共核潜艇设计图纸，可是煮熟的鸭子又飞了。1964 年炸毁中共武汉长江大桥的计划，尽管绞尽脑汁精心策划，结果又归于失败。紧接着派出各路杀手，云集南京，企图破坏毛泽东的专列、刺杀毛泽东，结果又破产。屡战屡败，出师不利。二女儿白薇，身为梅花党大陆总部的负责人，似惊弓之鸟，处境险恶，不知是死是活，这是他精心培养的王牌，是梅花党的接班人，也是他最疼爱的女儿。他想起十六年前在南京紫金山梅花党总部与女儿离别时的情景：

白敬斋寝室内，白敬斋穿着睡袍斜倚在大沙发上，旁边柜上一只狰狞的老雕凶恶地俯视。

白薇走了进来。

白敬斋亲切地说：“小薇，你坐下。”他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，吐着烟圈。

白薇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，拿过烟盒，抽出一支烟，点燃了，抽起来。

白敬斋问：“明天到美国的飞机票买了？”

白薇冷冷地说：“我知道退票。”

白敬斋嘴角浮过一丝苦笑，说：“我的女儿就是聪明，绝顶的聪明。”

白薇说：“你让我卧薪尝胆？”

白敬斋叹了一口气：“共产党的炮声近了，我琢磨来琢磨去，只有留你最合适，咱们白家的三朵梅花要留一朵，你姐姐小蔷没有你有城府，你妹妹小蕾从小在美国长大，年龄太小，洋味又太足，我最放心的是你。”

白薇咬着嘴唇，问：“我的任务？”

“退避三舍，等待指示。”

白敬斋说完，眼圈一红。

白敬斋说：“你跟三号单线联系，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能找他；你发展成员要慎之又慎。”

白薇点点头。

白敬斋说：“你不要带任何人，明天一早离开南京，你的丫环翠屏跟我去台湾。”

白敬斋站起来，心事重重地掐灭雪茄。然后走到白薇面前。

白薇依依不舍地站了起来。

白敬斋热泪盈眶，猛地抱紧了白薇，说：“小薇，你知道，爸爸最疼你……”

白敬斋的眼泪，一滴滴落在白薇的脸上。

白薇眼泪簌簌而流：“爸……爸……”

两个人紧紧拥抱。

白敬斋痛哭失声：“爸爸和小薇后会……有期！……”

白薇拿烟头狠狠地烫自己的胳膊。

白敬斋想到这里，眼睛湿润了。他想起白薇五岁时，他和女儿玩捉迷藏。他藏在大衣柜里，女儿在屋内叫喊着，找不到他。一忽儿外面没了动静。死一般的沉寂。他有点发毛，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。他打开柜门，走了出去，客厅、卧室、庭院里都没有女儿的踪迹。他有点慌了，大声地叫着：“小薇！小薇！……”女儿还是没有应答。

他终于在西屋的储藏室里发现了女儿，她正聚精会神地趴在一大堆相册里，那些花花绿绿的相册几乎掩没了她弱小的身躯。白敬斋有摄影的爱好，他有几部美国、德国和日本的高级相机。

可是当他轻轻地踱到女儿身后时，他却惊呆了。原来女儿翻到了他的一部私密相册，那是他和原配妻子梦韵、大姨太蔡若媚、二姨太王璇等寻欢的照片，都是他自拍的。

“小薇，你不要看这个！”白敬斋一边说着，一边夺过相册。

女儿怔怔地望着他，眼神疑惑。

这时，白敬斋想到一生之中也做过几件得意的事情，其中最得意的就是在抗战胜利不久，在哈尔滨参与谋划刺杀了中共抗日著名将领李兆麟将军。当然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，那就是 1946 年刺杀当时的中共辽西省委书记陶铸。

1945 年 11 月 24 日，中共将刚在沈阳成立不久的辽宁省委，划分为辽西、辽东两个省委，主动撤离随时可能被国民党占领的沈阳。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陶铸改任辽西省委书记。国民党在东北“剿总”进入沈阳之前，就已密派大批特务潜进沈阳城区，不断制造暗杀恐怖事件。

1946 年 2 月，陶铸率领辽西省委从法库转移到松辽平原的商埠小镇郑街（今吉林双辽），将省委机关设在城西的天主教堂里。就在陶铸来到郑街的第一天，就收到了东北局保卫部发给他的一封密电，内称：“据可靠情报，敌特 AB 团正在执行‘暗杀 1 号首脑计划’，请时刻注意敌特行动。”

双辽县委书记陈凤池在陶铸和辽西省委进驻不久，得到县公安局的报告。公安局刚破获一个名叫“AB 团”的敌特组织。“AB 团”是东北“剿总”下属的一个特工组织，在东北境内一直从事对中共地下党的破坏、侦察和暗杀活动，尤其是辽西省委和辽西军区开进郑街前后，“AB 团”的暗杀活动变得更为猖獗。县公安局对郑街不断发生的恐怖事件全力侦破，终于在辽西省委进驻郑街不久，将这一恐怖组织一网打尽。让陶铸感到意外的是，当县公安局对在押“AB 团”成员进行审讯时，一个名叫单雨时的特务供出一个让县委极为震惊的消息：反共先遣军

总部为了暗杀辽西省委书记陶铸，已从沈阳秘密派出一个老牌特务，潜进了刚刚解放不久的郑街，准备随时寻找机会，对住在天主教堂的陶铸伺机行刺。

县公安局连夜对单雨时突审，以便尽快查找行刺陶铸的潜伏特务。可是经多次审问，单雨时所供情况有限，他只供认这个潜伏在郑街的特务名叫刘春，代号为“101”，此前是“剿总”地下先遣军的副团长。据单雨时交待，此人心狠手辣，不久前在沈阳车站行刺共产党人杨易辰的就是他。单雨时对刘春潜伏何地确实不知道，因此案情陷入扑朔迷离的境地。县委一面命令公安局出动所有警力在全城的浴池、客店、酒楼和车站及一切刘春可能藏身之处进行拉网式搜查，一面将刺客刘春潜伏郑街的消息报告给辽西省委保卫部，希望省委密切监视，以确保陶铸的安全。

当天深夜，县委书记陈凤池亲自前往辽西省委所在的天主教堂，向陶铸汇报。当时陶铸正主持一个会议，当他听取汇报以后，只轻轻一笑，他认为事情不会有那么严重。所谓“剿总”的地下先遣军，无非是一群乌合之众。陶铸泰然自若地表示：“不要草木皆兵，其实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，哪一天没有危险？为什么听说来了一个刺客就胆战心惊？！”

尽管如此，县委书记陈凤池和公安局对陶铸的安全仍然不敢掉以轻心。陈凤池将得到的相关情报通知给陶铸：“剿总”地下先遣军早在陶铸在法库驻扎的时候，就已经准备对他下手了。只因陶铸很快向康平和铁岭转移，行刺没有成功，所以这次地下先遣军特从沈阳秘密派出刘春，亲自负责对陶铸行刺。同时，陈凤池还将双辽县委对保卫陶铸安全所制定的一系列措施，也一并报告给他，希望引起陶铸本人的高度注意。县委除提醒辽西省委加强对陶铸的警卫力量之外，又派县公安局治安股长郭永德具体负责陶铸的安全保卫工作。但是陶铸谢绝了县委的好意，他认为住在天主教堂里很安全。

陶铸来双辽县郑街不久，由于日夜部署肃清敌特和组织支援前线等工作，他在南方染患的肺病又复发了。当时军区医院在距此二百余

里的洮南，省委想电令医院为陶铸派一位善治肺病的军医来郑街，可是陶铸坚决不同意。他每天上午都前往天主教堂前街一家名叫“德庆会”的药店看医生。药店的坐堂中医名叫陈汉章，绰号陈高手，因医术高深，在当地颇有些名气。但是因为东北“剿总”第七十九师在郑街驻防时，陈汉章的女儿嫁给了这个师的熊师长，所以县公安局和治安股对陶铸接触此人很不放心，治安股长曾多次来到省委说明情况，希望陶铸千万不要再到“德庆会”去找陈汉章看病了。然而陶铸对此不以为然，他说，女儿嫁给国民党师长并不等于陈老先生就反对共产党嘛。

就在县公安局加紧搜捕地下先遣军刺客刘春一无所获的时候，陶铸却在陈汉章的“德庆会”药店里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“患者”。他发现只要自己来到药店时，就有一个瘸脚老汉踉踉跄跄地由一个姑娘搀扶着走进诊室。有一次，陶铸甚至发现那瘸脚老汉，几次悄悄示意搀扶他的姑娘，企图接近自己，可是警卫员拦住了她。陶铸暗中观察那位姑娘神色紧张，似乎不愿走近自己，而瘸脚老汉竟在暗中威胁她。陶铸因此感到这形迹可疑的父女必然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。

根据陶铸的意见，辽西省委社会部配合公安局，在“德庆会”当场将再次来此“求诊”的瘸脚老人和搀扶他的姑娘拘捕。经过分头审讯，果然不出陶铸所料，那个姑娘终于供出她每天搀扶前去“德庆会”求诊的人，正是公安机关正在搜捕的地下先遣军派来的刺客刘春。刘春被捕后态度顽固，坚称和那姑娘是父女关系，可是，那位贫苦出身的姑娘在公安人员的感召之下，已供出了实情。

原来特务刘春潜入郑街后，无法接近他的行刺目标陶铸。他东躲西藏，最后只好隐藏在城中的一家妓院里。不久刘春获悉了陶铸因生病每天都去“德庆会”药店求诊的情况，忽然萌生主意：伪装成求诊的“患者”前来“德庆会”，以便在此伺机对陶铸下手。可是，刘春在刺探现场的情况以后，发现陶铸身边有带枪的警卫员，他又担心行刺后无法逃离现场。于是刘春就在妓院收买了一个妓女，许诺如果帮他行刺成功，可以给她一笔钱并为她赎身。但是当姑娘见到陶铸以后才发现，刘春叮嘱暗杀的人是一位和善的长者。所以，当刘春多次怂恿她对陶

铸行刺时，这位善良的姑娘一直不肯开枪。就在刘春准备亲自对陶铸行刺的时候，睿智过人的陶铸已识破了他。至此，引起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度重视的辽西行刺案告破。那个被收买的姑娘经教育后被释放回原籍。

1946 年 5 月 23 日，因东北战场形势的发展，国民党军队从三江口打进郑街，陶铸率领辽西省委从郑街继续向北满边区的白城转移。在押的刘春随我军北撤的路上，因企图在火车上磨断绳索跳车逃跑，被警卫人员当场击毙。

白敬斋想着这些往事，思绪万千，他的目光落在黑暗中的梅花党党旗上，这是悬挂在两壁上的一面黑色的旗帜，中央有一杂硕大的金黄色的梅花。在黑暗中白敬斋其实看不到它，他是凭借时常的位置视觉，感受着它。在这面旗帜下面有一个水晶绣花鞋的造型，半米高，是大姨太蔡若媚用巴西水晶定制的，水晶绣花鞋的鞋头是用缅甸翡翠制作的梅花，花沿有一溜阳翠勾边，非常精致。

但是白敬斋此时看到它，实际上是感受到它，心中却涌起几许悲哀。

他想到了死亡。

人死之前会是什么感觉、什么状态，他不得而知。但是他感觉到自己苍老了许多，生命正在倒计时计算。

白敬斋慢慢咀嚼着这些死亡之前的信息，恍惚之中，忽然看到白薇走了进来。白薇身穿黑色的旗袍，缀满了金色的小梅花，蓬松着头发，面色忧郁而凝重。

“小薇，小薇，你回来了……”白敬斋吃力地探起身子，伸开苍劲枯瘦的双手，要拥抱来者。

“爸爸，我不是小薇，我是小蕾。你太想二姐了！”来者的声音里充满了埋怨。

白敬斋睁大了眼睛，一骨碌爬了起来，扭亮了台灯。

橘黄色的光晕充溢了整个客厅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